

### 三、近期共軍機艦動向及相關國家反應

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副教授董慧明主稿

- 沉寂半年後，2018 年底共軍重啟「遠海長航」、「機艦繞臺」，再次對區域局勢帶來不安影響。
- 當前中共同時面臨外部環境和內部結構發展難題，為轉移焦點、消除政治異己勢力，共軍在境外活動的強度、力度仍會持續增加。
- 臺灣必須同時妥處國際和兩岸關係，挑戰更勝以往，應持續導入國際支持、擴大國際宣傳，並設法保持兩岸對話空間。

#### (一) 前言

無論是「遠海長航」還是「機艦繞臺」，近年來頻繁地出現在新聞媒體版面，成為臺灣民眾必須正視的重要議題。共軍密集地在東海、南海、西太平洋地區增加海軍、空軍活動的強度和力度，顯示中共欲成為區域強權之意圖，同時加劇域內主要國家的戰略競爭。激烈的軍備「安全困境」(security dilemma) 攻防較勁結果，致使當前亞太地區安全形勢變得更加詭譎難料，對我國家和國防安全帶來更加嚴峻的威脅及影響。

#### (二) 近期共軍機艦活動

共軍機艦近臺演訓活動主要以2016至2017年最為頻繁，依據我國國防部公布之「中華民國106年國防報告書」指出，自2016年8月18日至2017年12月11日，軍機跨區航訓的次數計有26次、軍艦則有4次(中華民國106年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。中華民國106年國防報告書。2018.10.30。頁38)，遠遠超越2015和2018年。尤其是在2018年7月後，臺灣進入「九合一」選舉關鍵期，無論是基於政治或是軍事因素考量，共軍海、空軍皆暫停機艦航訓擾臺，在西太平洋地區活動的航跡亦明顯減少。直至12月7、12、14、18日，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(Joint Staff, Ministry of Defense)和我國國防部再次公開指出包括共軍海軍驅逐艦「鄭州號」(舷號：DDG-151)、海軍航空兵Y-9電子偵察機(編號：9211)，以及空軍多架H-6K、Y-8、Su-30等各型戰機再次出現在宮古海峽、巴士海峽，以及西太平洋

海（空）域（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，2018.12.7；程嘉文、林敬殷。聯合報，2018.12.18。版A2）。

經過近半年的沉寂後，共軍再次重啟近臺機艦活動。此外，2019年1月4日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對共軍下達「中央軍委2019年1號命令」（開訓動員令），明令全軍須以做好軍事鬥爭準備和備戰打仗作為訓練標準（解放軍報。2019.1.5。版01）。可以預期的是，在兩岸關係趨於緊張、美中關係陷入谷底，以及包括美日、美韓、美印等「印太聯盟」（Indo-Pacific Alliance），甚至是美國、英國、澳洲、加拿大和紐西蘭情報機構組成的「五眼聯盟」（Five Eyes, FVEY）相繼表示將循各種管道、方式對圍堵、施壓中國大陸（Noah Barkin. Reuters. 2018.10.12），共軍機艦在相關要域的活動勢必更加頻繁活躍，對臺炫武威迫力度也會更強。區域安全局勢改變後，包括臺灣在內的亞太地區主要國家，將無法再靜觀其變，必須採取有效的因應作為。

### （三）亞太地區主要國家的反應

共軍機艦無論是向東突破第一島鏈進行長航跨區訓練，或是向南巡弋東沙、西沙、中沙以及南沙島礁，行經的主要熱點包括東海、南海以及西太平洋。在這些區域內尚有許多釁端難解，無論是各聲索國對域內領土主權、漁業資源的主張、能源經貿運輸航行自由權（freedom of navigation）的認定，抑或是我國、日本對中國大陸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（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, ADIZ）產生部分空域重疊爭議，只要任一國家出現改變現狀的舉動，極易敏感地引起相關利益國家的質疑、反對，甚至成為對抗衝突的導火線。

以近期中共再次恢復共軍在上述區域進行演訓為例，即被視為是共軍在測試軍改後有關各軍兵種「一體化聯合作戰」模式和能力的進階測試。將上述海（空）域當作練兵、演習場地，無疑對原本的安全格局帶來衝擊，並且影響相關國家的安全與發展。尤其是長久以來對亞太地區富有影響力的美國，在上述三個區域同時遭受共軍軍力擴張的挑戰。再加上美中貿易戰未艾、網路攻擊、介入選舉等指控議題爭論不休（Ellen Nakashima and David J. Lynch. The Washington Post. 2018.12.21;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. 2018.10.12），無論是總統Donald J. Trump、副總統Michael R.

Pence，皆分別在Twitter和演講場合，公開以「敵人」(enemy)來形容和中國大陸之間的現況關係(Reihan Salam. The Atlantic. 2018.10.9)。為了持續維持國力優勢，美軍在印太地區持續進行常態性的「航行自由」任務或舉行軍演。2019年1月11至16日，美、英兩國亦首次在南海舉行軍演。在此之前，英國國防大臣Gavin A. Williamson於2018年12月曾受訪表示，英國正研究在包括東南亞在內地區建立新軍事基地的可行性(Alec Luhn. The Telegraph. 2019.1.11)。這些設法制衡共軍軍力擴張的舉措，目標對象皆直指中共當局，同時藉由大國強權的表態，確立國際間對「自由開放印太戰略」(Free and Open Indo-Pacific Strategy, FOIPS)的主張(Brahma Chellaney. The Japan Times. 2018.11.21)。

其次，中國大陸的海上鄰國日本、韓國，以及陸上鄰國印度，對於共軍海、空軍活動亦非常關切和憂心。首先，日本防衛省、韓國國防部持續嚴密掌握共軍戰機、船艦穿越宮古海峽、對馬海峽、大隅海峽，以及進入其防空識別區之各種活動，並且分別在官方公布之「中國軍力報告書」、「國防白皮書」詳細分析對於中共軍事力量外擴的能力和可能意圖。其中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亦以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為由，表達和「五眼聯盟」合作意願、韓國空軍亦於2018年12月3至7日舉行戰鬥準備綜合演習。其次，印度對共軍軍力外擴的疑慮，除在2017年的「洞朗對峙事件」表露無遺外，在海上安全部分，亦積極和日本、東南亞國協國家展開合作，進而捍衛國家的「東進政策」(Act East Policy)以及在印度洋地區的權益(The Economic Times. 2018.4.16)。

#### (四) 解讀和建議

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主政以來，對外面臨美中利益競逐、南海爭端、臺海局勢緊繃，以及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等交織複雜局勢；對內亦有經濟增長減緩、官民矛盾，以及黨內權力爭鬥等難題。因此，從國家權益和政權穩定而論，中共必須對外展現高強度的軍事張力，進而轉移國內民眾關注議題、緩解矛盾對立，並且藉此牢握軍權，防範政敵勢力。上述議題對中共集體領導核心階層而言，沒有失分或是示弱的選擇機會。尤其是針對利益相爭國家、地區，布局軍力更被視為一劑良方。此外，中共積極建立國際外交強勢主導力，目的即在透過戰略

主動和戰術彈性的結合，形成有利態勢。

印太地區安全局勢瞬息萬變，主要導因於各國之間的戰略互疑，以及域內國家必須設法在競合關係中保持優勢，爭取最大權益。中國大陸亦同。自進入21世紀以來，中共得益於經濟快速增長，進而能以足夠的財政支撐共軍軍力現代化轉型。因此，無論是海軍的「近海防禦、遠海護衛」、空軍的「空天一體、攻防兼備」軍事戰略，皆顯露無論是常態、非常態；無意、刻意；定期、不定期，共軍在相關要域將持續加大軍事活動的強度、力度。然而，這些舉動在臺灣和國際間同時快速地累積負評，不僅不利於中共過去所主張的睦鄰外交政策，更傷害其國際形象。

從國家安全面向而論，當共軍迅速朝向「外向型」軍隊建設轉型，引發愈來愈多國家開始擴大對中共的防備。基此，臺灣在亞太地區中的國際政治、經濟和軍事角色定位益顯關鍵重要，應處策略的難度亦更勝以往。其中，包括傳統和非傳統安全的國際紛擾未曾和緩，中共對臺軍事威脅亦持續升高（Russell Hsiao, China Brief, 2018.6.19）。在堅持確保區域和平與安全立場下，臺灣必須同時兼顧國際和兩岸關係的穩定。因此，持續導入國際支持力量，以自由民主為價值理念向國際發聲，並且設法透過多方管道傳達臺灣在處理兩岸關係方面的立場，共謀理性溝通，應為現階段可行、有效的處理方式。

## （五）結語

對於共軍軍力外擴舉動，中共媒體是以「警巡東海、戰巡南海、前出西太、繞島巡航」作為主要宣傳點（中共國防部，2018.8.28）。然而，在這些軍事表象作為之下，同時涵藏著更多國際政治、經濟、兩岸關係，以及中共內部等諸多複合式問題交錯作用。虛實之間，無法單憑炫武叫陣就能得到解答，甚至可能導致區域局勢陷入更加不安定狀態。此外，儘管中共宣稱其海、空軍之飛航路徑、任務不針對任何特定國家和目標，符合相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，惟仍然無法祛除各國疑慮，更不利於兩岸關係。

因此，面對共軍境外軍事行動愈來愈常規化，理性、冷靜、自我克制應成為包括中共在內等各國避免軍事誤判、意外發生的內在要

求。在外部規範方面，更重要的是朝向建立符合國際共識之軍事行動、安全行為準則。亞太地區各國能夠在更多共同利益上尋求合作、在分歧異見中找到對話空間，避免敵對零和，才是全勝之道。